

4000外逃贪官人均卷款1亿

黑帮提供一条龙服务;中纪委与中组部等15部门建立防范外逃联席会议制

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日前在新闻通气会上说,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15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近年来,官员滞留海外不归现象屡见不鲜。去年中纪委监察部和预防腐败局因此对近来官员出国不返事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李玉赋说,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与中组部、公安部、司法部、外交部等15个部门建立了防范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一些省(区、市)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制定了联系合作的工作规范,形成了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合力。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建立防范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有关文件,确定了工作程序。财政部针对承担的7项牵头任务,分别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建立分工合作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监总局等单位,利用联席会议这个平台,定期与协办单位研究工作。

数据 4000外逃贪官人均卷走亿元

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000人,携走资金约五百多亿美元,算起来平均约1亿元人民币。

去年,温州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因公率团出国考察期间滞留法国不归,引起舆论哗然。此后,中纪委监察部和预防腐败局就对官员出国不返事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记者了解到,正是此次调研后,中纪委监察部就开始着手建立防止腐败分子外逃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机制,同时加强对公职人员出国护照的管理和对公职人员出国严格审批,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揭秘 黑帮提供外逃一条龙服务

中纪委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

生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外逃贪官有一个明显特征:绝大多数是先把配偶、子女以经商、留学等名义送往国外,获得外国国籍或绿卡后,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当然,贪官们向国外转移资金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多以“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购买设备”等隐蔽手法瞒天过海,最后自己来个“裸奔”。

邵道生介绍,贪官是官场中的“人精”,混迹官场多年,关系密集,人脉极深,对反腐败都有一整套应对办法。他们成功外逃的方法主要有4种:

借因公出国考察的机会外逃。官员借考察的名义出离国境,再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拒绝回国,上演了一出出畏罪外逃的把戏。

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

及偷渡等方式。随着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商贸、旅游往来的增多,出入境极为便利,这就为一些贪官潜逃境外提供了条件。

使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如主宰温州城市建设近10年的巨贪杨秀珠,出逃的直接原因是其弟杨光荣受贿案被温州鹿城区检察院盯住,出逃成为最后的选择。杨秀珠携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是假的。

与黑社会勾结起来出逃。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聚集较多的国家,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贪官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和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不过收费也相当高昂。综合《南方都市报》《法制晚报》消息

姓名	原职	出逃时间	目的地
杨秀珠	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	2003年	美国
高严	原云南省委书记	2002年	澳大利亚
卢万里	原贵州省交通厅长	2002年	斐济
郑治新	原云南孟连县国税局出纳	2001年	缅甸
蓝甫	原厦门市副市长	1999年	澳大利亚
汪峰	原南海市口岸办副主任	1995年	新西兰

(注:名单为最受媒体关注的典型贪官)

贪官外逃路径

转移资产
↓
家属先行
↓
准备护照
↓
猛捞一笔
↓
辞职或不辞而别
↓
藏匿寓所
↓
获得身份

新疆雪灾1人死亡 5000余人转移

民政部救灾司9日披露,新疆塔城、阿勒泰发生雪灾,截至8日20时,5000余人被紧急转移,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亿元人民币。

民政部称,截至1月8日20时,新疆塔城、阿勒泰地区雪灾已造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个县(市)90个乡镇26.18万人受灾,因灾死亡1人,紧急转移安置受灾民众5435人,因灾伤病276人,倒塌房屋799间,损坏房屋4897间。

1月1日至8日,受西西伯利亚南下冷空气影响,新疆自西向东普降中到大雪,局部地区为暴雪,塔城、阿勒泰气温下降10至15摄氏度。

图为1月9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青河县,哈萨克族青年帕拉提在清扫自家庭院的积雪。

新华社记者 沈桥 摄



不办事不收钱,守株待兔静候行贿人上门 原公安局长20年受贿1800万

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贪腐案近日由广东省河源市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详细披露了叶树养案的查处情况。

叶树养从1988年在广东省新丰县任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党委书记收受第一笔走私进口汽车的贿赂开始,至2008年因收受巨额贿赂东窗事发为止,涉嫌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叶树养不仅没有被发现问题,反而平步青云,升迁至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

多个领域贪腐

为了实现自己“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的“宏伟目标”,叶树养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贪污受贿。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认为,叶树养贪腐受贿领域之多,可以用五个“利用”来形容:

一是利用职权为黄、赌、毒犯罪和违法活动充当保护伞。叶树养任公安局长期间,为韶关一些经营酒店和含有赌博业务的电子游戏机室老板陈某、卢某提供违法经营保护,收受贿赂人民币数百万元。

二是利用职权在工程建设上为包工头牟取利益。叶树养在新丰任县委书记期间,为一名建筑老板龙某取得丰城镇政

府旧城改造及新址开发的工程承建权,受贿人民币80万元。在韶关市公安局新办公大楼建设中,为多名承包商牟利,并因此收受贿赂人民币100多万元。

三是利用职权及职务影响为矿山老板牟取利益。叶树养为韶关矿山老板刁某牟取商业利益,收受贿赂人民币100多万元。

四是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机关案件的处理。韶关钢铁厂系列职务犯罪案中,叶树养曾一次性收受韶关市宜达燃料公司老板朱某人民币200万元。

五是利用职权安排人事。叶树养为韶关市公安局的一名干警做岗位平级调动,就收受贿赂港币20万元。

不办事不收钱

叶树养平时替人“办事”并

不马上受贿,而是逢年过节收“礼物”,“时空转换”之后,贪腐痕迹淡化。如此受贿量大也难以发觉,即便遭到查处,年节“红包”的罪名比较轻,充其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叶树养在韶关市任职时,有40多个单位或部门、70多名干部为岗位调整请他帮忙,分别给叶树养送过“红包”。叶树养交代:“来人把‘红包’一放就走了,有的塞到枕头底下,也有的放到花盆里,正常情况下,一个年节要收一二百万元。”

在权钱交易中,叶树养总结出一套“五不”原则,即“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采用守株待兔方式静候行贿人上门。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詹奕嘉 孔博



省委书记 会议讲话仅70秒

70秒!1月8日下午,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环境综合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现场,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卫留成用70秒时间作了五点阐述,他表示,环境综合整治条件成熟时将通过人大立法。

会议原定议程没有安排卫留成讲话。这临时追加的70秒,用卫留成的话说是“有感而发”。

“我只说五句话。第一,把着力点放在建立长效机制上,通过整治建立制度,必要时、条件成熟时通过人大立法;第二,这次整治出手要重,管理要严,惩治要狠;第三,属地管理,落实责任,列入考核,一票否决;四,加强监督,特别是社会和媒体监督,曝光典型案例;第五,为适应国际旅游岛建设,对旅游业发展遇到的相关问题,诸如城市建设的系统问题等,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要研究治本之策。”卫留成说话掷地有声。

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记者的录音笔清晰地显示:卫留成的讲话,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70秒钟。

据《海南日报》

龚刚模弟弟 曾招待李庄嫖娼

近日,重庆江北区法院一审以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让人意外的是,法庭审理中,还有人谴责李庄道德败坏,曾到过某洗浴场所嫖娼。

这一全国广泛关注的案件是节外生枝还是另有隐情?昨日,高新区警方向记者证实:涉黑头目龚刚模的弟弟龚刚华曾以嫖娼方式“招待”过律师李庄。

警方调查涉黑头目龚刚模的弟弟龚刚华,他向专案组民警承认,除支付了高额代理费给律师李庄外,还“招待”他到高新区某洗浴场所嫖娼。1月3日,高新区警方按照龚刚华供述的时间、楼层进入辖区某高档洗浴场所内。经调查走访相关人员,调取了大量事实,证明李庄在洗浴场所嫖过娼。办案民警称,李庄在与卖淫女章某发生性关系时,透露自己姓李,是律师。完事后,一同前往的龚刚华结算了费用。

警方调查发现,除律师李庄参与了嫖娼外,随同的龚刚华也参与了嫖娼行为。根据《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警方分别对龚刚华等人作出了相应处理,同时涉嫌容留妇女卖淫的该洗浴场所也受到了罚款和限期整改处理。

1月9日,高新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已将李庄嫖娼一案用文件形式发函给了市司法局律师协会。

据《重庆晚报》

»相关新闻

岳宁等31人 涉黑案明天开庭

重庆市检察院昨日发布消息称,市检察院五分院已对岳宁等31人涉黑案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行贿罪、容留吸毒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14个罪名提起公诉,此案将于1月12日(本周二)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被告人岳宁及其组织成员通过组织卖淫、容留吸毒等非法手段谋取巨额经济利益。并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该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受到被收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庇护。

与此同时,岳宁及其组织成员还通过有组织地实施对其他卖淫场所的打砸和暴力威胁,扩大其势力范围;以暴力方式解决经营等纠纷,插手他人的经营管理事务等违法犯罪活动。

据《重庆时报》